

壯遊八十年 (三)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陳廣沅

嚴家宅第別有結構

宣統三年春天我和母親在外祖母家過世外桃源的生活，有一天和外祖家相隔很近的嚴家大姨母請母親同我過去頑，因為相隔不遠我們都走了去的。先走完外祖母家的一個圩(就是村子)，圩裏的人不是本家就是親戚，大家見到都是親親熱熱地。走完了這個圩就上了了一個堤岸，下了堤岸再走兩段路就到了嚴家的五圩。圩裏的情形與顧家圩裏一樣，住宅前後有水塘，塘外就是秧田。住宅邊都有菓樹與菜園。近圩裏的梨樹沒有顧家圩裏的多。一進大門有兩進，前進三間一書房，後進五大間。兩進之間有一大天井。天井東頭有花園，圍邊有一株高樹，樹頂開細碎紅花，葉子像桂花葉，樹幹沒皮，手指抓之則樹枝搖擺，樹尖紅花則迎風顛動，煞是好看，他們叫牠為癡癡樹，後來纔曉得叫紫薇，這樹在別處很是稀少，美國賓州長木花園 Longwood Garden 有兩棵，保護在高大玻璃房子裏。天井西頭有一棵枇杷樹，另有一叢天竺，一堆玫瑰花，正房兩頭各有臥房一間，中間三間都是用來堆穀子的。我的大姨母過世，現在這一位是補房，娘家姓董，右眼邊有杏子大小一顆瘤，人家都稱她為大瘤太太。這位太太說話口音不同，是江北岸大港(讀若帶橋)人，她有一個妹妹嫁給大橋(讀若帶橋)郭家，在揚

州城裏開布店，生有幾個兒子，大兒子叫郭蘭石，在揚州中學讀書，後來是我一生第一個轉振點的主動者。嚴家大姨父叫嚴蔭生在上海電報局做帳房，後來到北京交通部做了官，他是我一生第二個轉振點的主動者。嚴家一族甚大，似乎整個圩都姓嚴。嚴家人同顧家人一樣都忙着種田。

風雨漲潮一夕數驚

就這樣在世外桃源生活了兩禮拜，後來還去了好幾次，大概都在夏秋兩季的時候多。我記得天熱時就用一張竹床擺在門前梨樹底下，躲在帳子裏躺着，晚上蚊蟲多得狠，而且叮起來甚利害，上文提到在家患瘧就是此間蚊蟲所賜。在帳子裏等月亮由東方上來，慢慢轉到頭頂上，照得全圩雪亮，口渴時就在頭頂上摘一個梨吃，肉肥汁多，既香且甜，日上三竿，黃鶯兒啼個不休，仍不願起床，後來晒得大熱了，纔勉強起身。舅母們都以兩個煎蛋或嫩蛋給我吃。中午天熱吃不下飯，她們做些稀粥，加些麥糝子沖入，就成了糝子粥。有時燒缸豆做菜，把老的豆子剥出來用爛麵加鹽和入，攤在缸豆鍋邊上，用以佐冷的糝子粥極爽口。至於小菜，鄉上新鮮東西，如涼拌萵苣筍，蒜油拌鹽秧草(即三葉菜，上海叫金花菜或草頭)，嫩、脆、香、鮮兼而有之。深秋過江，所有蘆葦都開了花，江邊一眼望數十里雪樣

蘆花迎風招展，早晚更有北雁南飛，正畫成一幅以天地為紙面的蘆雁圖，美不勝收。坐在擺渡上在江中心賞鑑這洲圩景色，好生羨煞人也。想如此之江天，必出有出色人才，吾知甚淺，祇知有王化成其人，係真正江洲人也。據聞陳光甫先生也是江洲出生，那就不負此美麗江洲了。我同我母親回家時，每次都依依不捨，到後來總念念不忘，實在太好了。

上面祇描寫了江洲平和美麗的一面，另一面是驚險死鬥的場面不可不描寫一番。有一個夏天，天陰了好幾天，在陰曆八月初一左右，潮水漲得甚高，江水與圩岸平頭了，所有圩裏的人都警戒着說：「潮水最大時是初三前，十八後，這兩天最大。」這一天下午有雷暴雨，又添了東北風，大雨、大風、大潮「三弟兄同來，我們就遭災難了！」這時雨將泥土做的圩岸打濕打軟了，風將大量的浪潮拼命地向堤邊衝擊。夜深了，風雨愈來愈大，沿圩岸站着人在巡視。一見了不穩處所，隨即鳴鑼，鑼聲接着鑼聲，像烽火一樣傳到沿江各圩。各圩的男女老小聽見鑼聲都拿着鐵鍬挑着籬擔向外奔。我也要跟着去看，母親、舅母決計不許。祇得在家裏陪着外祖母、母親、表姊妹們圍在家裏等信。老年人都在念佛，孩子們都伏在老人膝頭乖乖地不聲不響。天亮了，大家回來，說「好了，潮退了，風也息了，決的口子不

大，把左近一家姓什麼的門、桌子、板凳一切木器都搶出去填決口，一班土牆也推倒了，填進去總算堵住，否則我們這幾十個疔的稻田及房屋竹樹都要衝平了！如果明天天晴那就不怕了。」這是他們的生命線不得不拼死力爭。現在回想起來，我就問：「這疔是幾時造的？誰造的？主持人是誰？有這樣大的遠見與魄力！我們沒有鄉土歷史；有，我們不知道！」

母子對話前途渺茫

我們母子兩個回到仙女鎮中洲的家，覺得又是一個世界。父親有信說不久就要回來一次。我照舊到小學堂上課，把脫了兩星期的課補起來，但所失有限，補的工作並不十分吃力。父親回來了，住了兩三個禮拜纔走。在家時同以前一樣，與我沒有什麼話說，他有時畫山水，有時出去應酬或出去替人家看病。走了以後，母親告訴我說：「父親的蘇州綢緞店因蝕本關門了，石家姨太太死了。現在他的表兄鎮江倪遠甫先生到長沙做大清銀行行長（民國後改為中國銀行），找他去當秘書。他現在到長沙去了。」又說：「現在年頭不好，什麼生意都不好做，大舅父的錢莊也蝕本關門欠帳還要吃官司。以後謀生不易，你要學好，將來學成一種行業纔好。學生意不容易，要侍候老板，替他倒尿壺、洗水煙袋、擦洋燈、端飯、倒茶、鋪床疊被。還要『先意承志』不等他說，就辦到。挨完三年就出頭，就可以被雇用了。學的時候要十分當心。有一個小孩子進店，老板請他吃一碗餃子。吃完了他問好吃不好吃，又問共計有幾個！不留心是不行的！」由這時起，我纔開始想心思，「學什麼好？」

羨慕電報初學英文

學堂裏來了一個新先生是錢老師的兄弟，我們都叫他錢四先生。他剛由外路什麼師範學堂畢

業回來，教英文算術，教得很新鮮，人也和氣。這時候嚴家大姨父的五兄弟嚴五爺到仙女鎮電報局做事，局裏有一個主任一個報務員一個工頭。報務員就是嚴五爺，我看他神氣得很，用右手在一個鍵子上捺着捺着就同鎮江、揚州、泰州、邵伯直接通話。我問他要學幾年纔會打電報，他說不難一年就行，但英文先得考試及格。我看他看英文書報，羨慕極了。有時看見他上街買東西的單子都是英文寫的更加神秘。於是我想多學些英文，同錢四先生商量，在家裏補習，每天一個鐘頭，每月一元。用的書叫英文法程（是英國人在印度用的課本）。每天幹，進度甚快。學年大考，我居全班第一。

隨母赴滬大開眼界

暑假中顧家二舅舅來我家說嚴家大姨父請他來接母親同我去上海頑一趟。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好消息，我簡直高興極了。這一次是遠行，動身那一天，大家都代祝平安。輪船停在七閘橋頭碼頭，上船即入艙，裏面已坐滿了人，母親坐好後，我就出艙坐在船邊艙頂上。此時夏天，河水滿溢，七閘橋下的水洶湧流出。現在第一次看橋底下，原來此橋完全架在木樁上，有上千的木樁；水衝過木樁就起浪花顯得十分凶猛。船公司的名字叫戴生昌，據說是日本人所有。船開了，水手在船頭船尾忙了一陣，等船離開了碼頭，他們就沒事，完全由一個舵工在船頭一間小房子裏運用一個大輪盤來控制牠。船肚裏有一部大機器，有一個伙夫在燒煤，一個機器匠在管機器。只見那機器的腿在上上下下的動之不已，而船就很快地在河裏向南游行極其平穩，比江洲的擺渡船平穩多了。看着船游過了二碼頭三碼頭以及中洲尾，此時河身加寬，船行加快，船尾衝擊的浪頭加大。一會兒船到三江營，船停了，有小划船送幾個客人上來；這地方就是顧家嚴家去鎮江南京或上海

搭乘輪船的地方。一會兒船又開行。此時船已入揚子江，江面寬得不得了，對面看不見岸，浪頭加大，船身有點上下顛簸，我不敢在外面看，就入艙坐在母親身邊了。約半小時，有人說：「看見焦山了！」我站在窗口，原來江中心有個大島，二舅舅說：「那就是焦山！焦山南邊岸上的山就是北固山，就是孫權母親看女婿的地方！」再過一會，二舅舅指着江上流江中又一島說：「那是金山寺，就是法海和尚壓服白娘子的地方！」船到了鎮江碼頭，已走了約兩小時半。碼頭上忙亂得驚人，那些脚夫車夫搶着搬行李生意，我們雇了一乘馬車向火車站直駛。

馬車經過的街道都是石子鋪路，平直寬大。紅磚房大樹矗立兩旁，電報桿排得整整齊齊，二舅舅說：「這是英租界，那邊高樓有大鐘的是海關。」穿過英租界就上了一个小山坡，上了坡就下坡，下坡就看見火車一排停在鐵路上。走了好久纔到火車站。二舅舅去買了票，再帶我們母子二人去到一个大茶館中等車。看樣子，裏面有幾十張桌子，都坐滿了人。茶房招呼我們到一張空桌子上去，泡了茶，拿了一碟瓜子一碟花生米，問：「要吃點心波？」（波者鎮江口音的問話）。二舅舅要了蟹黃子糯米燒賣。閒着沒事，在車站上人海活動。熱得很，大家都是短裝搵扇子。汽笛一聲，去上海的車到了，二舅即將我們帶入二等車廂中去坐。一聲響亮，坐下一震動，車子開動了，站上的人盡向後動。兩邊樹木也向後移動，一會兒車頂燈亮了，二舅舅說：「這就是電燈！」我看看原來有玻璃燈罩罩住，難怪不能用牠點早煙吸。談着談着，車外黑黯，二舅舅說：「我們進了山洞！」我當時不免有些戒備自問：「山洞下來怎辦？」好在幾分鐘後列車出了山洞。我們的坐位是兩個對面的軟墊椅，中間放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放茶壺茶杯，我們喝着茶，吃着糖菓，看着窗外轉動着田野村落。車過丹陽

常州、無錫時車都停站，有客人上下。聽站上人說話，舌頭越過越軟，聲音越過越脆了。午膳我們叫了蛋炒飯、茶葉蛋。仙女鎮的人們說，火車走得快捷如飛，鎮江倒的茶，到上海還沒有冷的話不確。不久到了蘇州，聽站上人說的話「儂呀儂的」簡直聽不懂了。此站甚大，停車稍久，客人可下車走走。二舅帶我下去，看軌道兩邊的人要穿過軌道必須越過一個天橋或者穿了一個地道。站上房屋修造得堂皇極了。站上服務的人都是中國人。據說這是英國人出錢造的路，由他們管，而且站長及高級管理人都都是英國人，偶爾看見幾個外國人走過都是昂頭闊步根本就沒有把中國人擺在眼裏。大概他們都是英國人了！蘇州城矮得很，城邊馬路寬平同鎮江一樣而兩邊綠樹成蔭遠看更覺風景宜人。車開一二小時就到上海北站。二舅舅把我們送到嚴大姨家。他家在那裏，門朝東朝西，有多少房……我都不知道。根本一句話就是暈過去了。

上海洋場五光十色

當時，大姨父請我們在一家飯店叫一品香的吃晚飯。我們的樓上房間在大馬路口，樓下馬路上來來往往的馬車，獨輪車，走路的人擠得碰碰的。大姨父指着對面一個大花園說：「那就是新世界！」那裏面燈光照耀如同白晝，人山人海，必大有頑頭。那一天吃的是大菜（外國菜），我是第一次嚐新。別的菜我記不清楚，我喜歡吃一個炸大蝦，香酥鮮嫩。大姨父看見我喜歡吃，就叫了一個，叫我吃個痛快。後來送一杯咖啡來，嚐一口同中國茶一樣，不感興趣，他們代我加了些糖，我纔喝了兩三口，仍然沒有興趣。回家後，我就在門口閒看，那時仍有叫賣聲，如「芝麻香蕉」，「良鄉糖炒栗子」，晨晚有賣「白蘭花，玳玳花」之女郎，聲音清脆。玳玳花者即茉莉花也。荔枝花、梔子花（Gardenia）則惟有上

午有之。

新世界是上海游藝場，第二天由姨表兄弟陪同親及我去頑。進去時已到下午三時了。裏面人尚不多，在裏面找個茶店坐下來，看看人來人往。這裏面有京戲、越戲、變戲法的、打寶拳的、說書的、說大鼓的，南北雜耍應有盡有。又有算命的、相面的、測字的；也有打牌的、下棋的……叫賣聲、鑼鼓聲、呼兒叫母聲，南腔北調，嘈雜喧騰，識者謂來此看人耳，不足以資娛樂也。上海地闊遼遠，非步行所能辦事。人多即以馬車代步，蹄聲得得，輪聲轉轉，當時以為車行極速如風馳電掣，所謂馬路兜風者是也。女太太們喜逛三公司，店內陳設千奇百樣，樣樣俱全，比仙女鎮大街所陳設好過千百倍，多過千百倍，五色繽紛，千型畢具，嘆觀止矣。住不足十日仍由二舅舅陪伴回返仙女鎮。

嚴大姨父金屋藏嬌

途中我問二舅舅此行任務，原來吾母此行有重大任務并非尋常旅行。我母親在娘家很有點地位，她為人公正，說話合理，家庭中或鄉里間有什麼糾紛，都來到我母親前告狀，我母秉公決定是非，大家都垂頭答應無話可說。上次春天，接回江洲，是因為三位舅母互相爭吵，外祖母不能平息，所以請我母去說公道話，這次嚴家大姨父又有家務事不能解決，原來他的元配是我母親的姊姊，她生了一女一男就逝世了，所生男孩子就是嚴元龍（伯和），是我的姨兄。大姨父續絃就是上次在洲上會見過的那個大瘤太太。大姨父在上海電報局做事，將大瘤太太接到上海同住在一起。平時他們不大對。最近大姨父在外面認識了一位新寡，上海人，漂亮，在鄰舍中吃得開，比他自已小二十歲左右，他們打得火熱，大瘤太太爭風吃醋，尋死覓活，大姨父怎麼央求，請許多人軟說硬勸，她都不肯讓步，後來大姨父想到我的

母親，他以為我的父親在外邊討了石家姨太太，母親直當沒有聽到，滿不在乎，不聞不問，也不在外面飛短流長，真是了不得的人物，所以決定請她去上海說服大瘤太太，當時結果如何我不知道。但後來大瘤太太回到江洲老家去住，有一個老媽子專門侍候她一個人，大概條件講妥，上海的露水夫妻可以同居而平安度日了。

回家後還照常補習英文，這時候借到了一部水滸傳，纔開始享受中國小說文學，這一下就日夜不釋手了。看完了又借看彭公案、施公案。

心血來潮學打電報

偶爾到電報局頑頭，看見有一位年輕的學生，嚴五爺告訴我這是江洲顧家塾師陳樹棠先生的兒子叫陳兆龍，他要學打電報。同他談談纔知道英文字母 a, b, c 等是用點與劃錯綜組合而成，譬如 a 是一點一劃即：i，b 是一劃三點即：—。打電報時就將鍵子輕點一下，機器就寫出一點，將鍵子重捺一下，機器就寫出一劃。如要打一英文字，就將字母聯起，用鍵子打出就是，這就是世界運用的摩爾斯電碼 Morse Code。打中國字的電報呢，那就要做一番翻譯工作。先將中國常用的字編成號碼，由 0001 起至 9999 止共計有一萬個字，足夠日常應用，然後將 0 至 9 十個數字用點劃編起來，每打一個中國字就用鍵子按出四個數目字就成。不過比英文多一層翻譯手續，即在打出以前須將全文譯成數字。收到的電報完全是數字非依電報號碼書譯出不可。如陳廣沅三個字，即為 715-1684-319，簡單得很。有些老手可以看到數字即在腦中譯出文字而口頭說出來，我聽得好頑也就學會了用電鍵按出英文說出來，不久就看見陳兆龍能用機器收發電報，始則嚴五爺還核對一番，以後就放心由陳兆龍負責辦理。每年電報總局招考新報務員，像陳兆龍這樣的學徒就去報考。後來陳兆龍就當了報務員。報務員

是流動性的，隨時可被調往中國任何省份去，我的心裏在想，任何生意也沒有這一樣學得容易，當時甚有意學這一行職業。

學什麼生意總得會打算盤，與其到商店做學徒時總學打算盤，不如先學會了。於是要求房東冷家木行小老板教我打算盤。我記得開篇第一章是將算盤中間九排珠子由左向右依次排成一至九的數字，然後在一上加一，二上加二，三上加三……九上加九。但每一動作要先唸一句歌訣。如是否每天學一點，學會了簡單的加減乘除；又學會了九歸除法。他說會了不算數要練習得快，越快越好。在商店裏學生意，到晚上沒事時，老板就聽學徒們打算盤的聲音，不快就罵。我就天天在家練，練了一個暑假，也就厭了實在不如筆算快。有了空閑，還是看小說。我記得在小學時代祇看完了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榜等。中學暑假方開始看東周列國志、紅樓夢、西廂記等。夏天看小說是享受之一，一張藤籐椅，放在天井一邊。這時候母親所手植的荷花、鳳仙花、月季花、扁豆花等都大開。專心致志地讀小說，什麼天下大事都不管，即暑天熱氣，渾身流汗也無所謂，看得好頑得很。

對小學教師信心搖動

我請英文先生代我拼的名字，一年多了，沒有下文。問先生，他都說「不忙，我代你弄！」後來我到電報局查他們的全國地名表，中英並列。我找到了廣東的廣，沅陵的沅。問了嚴五爺才知道我的陳字的英文。從此就整天在畫自己的英文名字。但心裏對於英文先生的學問就有點不相信起來。有一次上博物課，史老師講物理，他用一個大的長頸玻璃瓶裝滿了水，用瓶塞塞好說：「我如把空瓶向桌面上一敲，則玻璃立刻破了。但如裏面裝水後向桌面敲擊，那就不會敲破，因為敲擊玻璃的力量傳到水裏去了！」說着，他將

有水的玻璃瓶向桌上一擊，綽然一聲，水珠與玻璃片四面飛濺。史先生登時面紅耳赤而下堂，由聽差收拾殘骸。學生們繃住了臉，誰也不敢笑，可是大家心裏有數！上了兩年小學後，心裏常有一個問題，「讀到什麼時候為止呢？還得讀幾年呢？」有時也向老師請教，答案是「再讀一年再說！」有時讀來不起勁。我還是攻我的英文法課程。有時候到對過電報局頑頑，看石頭等波人趙司務幹什麼，他有時帶着兒子去栽電線桿，有時爬上桿子裝瓷瓶子扣電線。有時在家將電池拆散了用清水洗淨，裏面有一塊紫銅板一塊炭精板，他說「玻璃瓶內放滿稀硫酸水再把銅塊炭塊放進去，就生出打電報所用的電。」我以為這纔是博物課、物理課呢！心裏對於學堂就有些不滿之感了。

郭君蘭石勸入中學

年假家中來了一位遠親郭蘭石，他是嚴家大瘤太太的姨姪，他由揚州回大港家，經過仙女鎮來看看我們，因為他聽見大瘤太太談到我們過，所以知道我們的住處。他在揚州一個兩淮中學讀書，已經三年級，再過一年就畢業。他問我的學業，我就詳細告訴他，他勸我去揚州讀中學，我說我有許多困難！第一、離家太遠（十八華里）；第二、程度不夠；第三、費用太貴，他說「姨母年輕（四十餘歲）力壯，十八里不算遠，走走就到了；程度方面，你讀了四書五經，又讀了英文法程，算術方面又弄完了繁雜的四則問題，龜兔同籠問題等。中學一年級程度不算高，可以去，不用怕。費用方面，學費十元，膳宿費每月三元，可以分期繳，不成問題。」我祇好呀呀唔唔地應對着，他走了，我同母親商量母親又叫我寫信問父親。父親回信答應了，於是我準備這年假後去揚州城裏上學。

蘇州石家一段姻緣

暑假中我又有了遠行。蘇州石姨逝世後，家中遺一母一女，外祖母攜外孫女同居。石姨臨危時父親首先允以我嗣伊為子，此時石婆函父請履行諾言，因此父親囑我去蘇州一行。蘇州為去上海時火車經過之一站，上次去上海時既走過一遍；現我已十二歲，獨行應無虞。去時母親再三囑咐沿途小心，生人不可與通話等。乘小輪船至鎮江，一路無話，鎮江上岸乘東洋車經英租界京畿嶺而至車站。去上海的火車尚未到站，即在小茶館坐下叫食餃麵一碗，登三等車見乘客甚多，盡農工婦孺，尋位落坐，各相望而不語。車中有叫賣食物者，購芝蔴香蕉食之。過山洞後無甚新奇景色，遂亦恬然靜坐。車過無錫看惠山，想太湖必不甚遠。無錫之次站即蘇州，遂整理行裝準備下車。下車出站雇車入閭門按址尋得石庫門，敲門入，見石婆婆約六十許人，面豐腴而愁眉莫展，每自語不輟，我報名為誰，伊即迎入并斥資給車夫。俄一小姑娘出，清癯整潔，額露青筋稱大哥，侍立，名陳德貞約八九歲，外婆呼之曰「貞貞！」石婆似欲告我許多事，奈蘇州話不入揚州人之耳。雖經異母妹再三力譯，有時亦藉筆協助仍不能盡解。大意謂石姨死後，貞貞可暫與石婆住，石婆去世，貞貞要我協助云云。我姑妄應之，好在一切由父親做主我必遵辦。我小住兩日每日在家吃飯，菜頗纖巧多甜味。天氣甚熱，并未出外觀光。後來我在唐山交大讀書，她在蘇州中學就學，我曾函授國文作文法，英文文法及算學雜題等。常常通信，當時我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欄投稿，譯述「科學通論」；我請報館寄伊一份，伊常來信說看不懂，不意三年級時，肺癆不治死，石家祇餘石婆一人，後事如何不得而知。如此吾家結束了蘇州石家一段姻緣。

初去揚州參觀中學

一九二一是一九二一也就是辛亥革命滿清皇

朝完結的一年，又是我決定結小學之業而開始中學生活的一年。

這一年春天我就請示了母親，我要先到揚州城裏看看郭蘭石先生並且到那個中學打聽打聽入學手續及我有沒有資格入學。母親給我一元錢，我就照鄰人指示的方法，走過七開橋一直往西走，走到一個地方有許多驢子待雇我就雇了一頭驢子，二角錢直送我到揚州東門外擺渡口為止。我第一次騎驢，有些害怕，好在驢仗甚好，他把我扶坐上去，就引住繩纜慢慢在前引着走，走了好久，他才放手，那時我慣了，也就不大怕了。一會兒走過頭道橋，再過二道橋，後來又過了一個大長橋叫萬福橋，橋下河水湍急。兩邊木欄杆整齊，欄杆外大水汪洋，水勢奔騰，比七開橋下面的水大多了。橋面石頭碼頭排列如大街然中間豎有牌樓，威風凜凜，金碧輝煌，驢子走在上面並不覺搖動，只見橋中穩實，過橋後約半小時就到揚州東關外擺渡口，我給二角錢與驢夫解雇我就過擺渡進城。

城門甚為高大，擺渡口、人擠人，因為左近人家洗衣洗菜取水車都在此碼頭活動，所以碼頭上走路十分困難。街上盡是泥水、鞋襪袴脚皆為泥水沾污，郭家布店就在東關街。問人知道進了東關城門的街就是東關大街，於是進城就沿街找布店，有幾家布店并不姓郭，再向前找去，不多遠就找到了。看見郭蘭石站在櫃台前招呼；我看見他，就像看見親人一樣，他看見我就隨即出店陪我到學校去。

這學校叫兩淮合一中學，其前身係兩個中學。地址在觀巷，觀者瓊花觀也。離東關街不遠，氣勢十分雄偉，比仙女鎮小學神氣多了。大門有三個鐵門，平時祇用靠左一個小鐵柵門，進去後一個天井，兩邊兩個小方型房子，左邊一個是門房，右邊一個是門房先生的宿舍。天井中有一排大鐵柵欄，隔欄望去有一廣場，廣場正面就是一

個大廳，兩邊共有六座方型房子。

郭蘭石先生將我帶到校長室，見了學監方慎之先生。方先生問了我好些話，我都答了，他叫我暑假後開了學就到學校來為一年級學生，辦完後郭先生送我出城過擺渡再雇了驢子回仙女鎮。回到家後將經過情形報告母親後隨即寫信告訴父親，并說暑假後就進城讀中學請到時寄些錢來。回到小學裏，將情形告訴了錢四先生及諸位同學。錢四先生說好，其餘的先生們也沒有話說，祇少了一個學生。同學們談得很高興，我以為總有人跟我一起入中學的，誰知道一個也沒有，以後在我讀中學的四年中也沒有。縱有幾個出來的，都讀了師範回家教小學。

學校生活確有規律

第一次離家外出無有些心酸，我自己也忍不住落淚硬着頭皮走了。母親事前託人雇了一輛獨輪車，帶了一捲被褥，一個小皮箱內裝鞋襪小衫袴長衫等，再三囑咐鞋襪難做，要當心穿用，不要忍餓，事事當心等。出了門，忍着淚跟住車子走，走過七開橋，上了大路我才坐上車，以後每逢過橋我都下車走。到了東關擺渡口，車夫用扁担挑了行李送我到觀巷中學門口，我給了錢再三關照到了仙女鎮務必去到我家告訴我母親，我已安全到達了。

這學堂很大，當日隔欄看見的大廳就是禮堂飯堂，兩邊六座方型房子就是課堂，大廳前面是大操場。大廳後面有一排房子是自修室，再後面是操場。操場右面的羣房是學生宿舍，左面的是廚房及洗澡房。後來學生多了，我到了三四年級時，宿舍改裝為自修室，另外在東關街找到了三進舊房子做宿舍。

學校的生活甚簡單，每早開鈴起身，洗漱後到自修室溫習。再開鈴到飯廳吃稀飯，四碟小菜每人兩個小饅頭，粥任吃不計。課程上午為英文

、數學、國文，下午為地理、手工或圖畫、唱歌或體操。英文是讀本及文法，數學是代數，歷史是上古史，地理是中國地理。手工是竹工，圖畫是鉛筆畫。唱歌用風琴伴奏，體操是軍事教練或是打拳。中午吃飯八人一桌四菜一湯，沒有什麼肉。晚飯同午飯差不多，學監有時來查看查看。大家很用功。十時大家入宿舍，十時半熄燈就寢。頭幾天大家不熟也沒有什麼話說。一天忙下來，倒也睡得很甜甜。回憶當日膳宿費每月三元即每日一角吃三頓。中晚飯雖無多肉，但常有小肉圓、蝦、魚圓。蔬菜都很新鮮，我想學校必津貼若干。不過我們完全蒙在鼓裏。

城裏同學個個聰明

剛開學的時候，人生地不熟，一切懵懂什麼不知道，祇知道跟着一年級學生走。祇覺得日間學生多，晚上學生少。後來知道此為揚州府的中學，凡揚州府屬的學生皆可入學。揚州府有八縣即高寶興泰東、江甘儀（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東台五縣在運河東北岸，連寧鹽城稱為裏下河；江都、甘泉及儀徵三縣在南方靠近揚子江）。住在揚州城裏的學生是江都甘泉兩縣的人，民國成立後，甘泉縣併入江都縣，都是走讀，每晨入學有的在校吃午飯，有的自帶午飯或由家送飯。儀徵在揚子江邊，那裏的學生大多是過江到鎮江中學讀書。住堂的學生都是揚州東鄉及裏下河的學生。我現在記得高郵的高超、寶應的朱寶璜、興化的陳康慶、泰州的袁成、東台的翟憲文、北鄉邵伯的龔恩霖、張佩瑚。他們的年紀似乎都比我大，有幾個曾經考過秀才，他們的中文都特別好。揚州本城的同學，我記得有朱自華（後改名自清）、徐芝潔、方光岳（方千里之兄）許本純、葉秀峯、周厚樞（星北）等，他們衣着整潔，眉目鮮明，似乎比住堂的學生聰明伶俐些。住堂的學生和不住堂學生除同堂上課有些接觸外

，放學後即各自分手，毫無接洽機會。上課時每兩個人合用一張桌子，我記得同揚州本城徐芝潔同座。他生得漂亮穿得整齊。聽講時不大記筆記，我做了筆記，他借去抄。他是近視眼戴眼鏡，黑板離得遠，我有時不清楚，他將眼鏡借給我，清楚得很。後來每次上課，他就將眼鏡放在桌上讓我用。用久了，非用不可，他索性將眼鏡送給我，他自己有好幾副。但就因為他的大方，害得我終身離不開眼鏡。他中學畢業後升學到北京管理學院（交大管理學院的前身）；大學畢業後在京漢鐵路材料課做事。後來我在津浦鐵路服務常到北京與京漢有事接頭，同他見面了好幾次，做得甚有成績。

方光岳是方千里的哥哥，他在四年級時患肺病逝世。千里比我低一班，他升入東南大學，畢業後赴美深造，專攻物理，回國後為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及臺灣大學有名的物理教授，又曾為中正理工學院院長，不久前病故臺北。朱自華身段矮胖而頭大如斗，說話幽默，每下課同學必圍與講話。入大學後，改名為朱自清，為文學泰斗，曾為北大教授清華文學院院長。共匪竊大陸不久即在北平去世。周厚樞（星北）為人靚靚有娘娘腔，不大說話，先生叫他，他站起身來就臉紅。書念得甚好。畢業後入南京東南大學。大學畢業後考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公費留美專攻造糖。回國後，曾為揚州中學校長十數年，抗戰勝利後到臺灣任臺灣糖業公司製糖總廠廠長多所建樹，為同學同事所愛戴，不久前歿於臺北。

許本純、葉秀峯都是北洋大學畢業留美專攻礦冶。許與我同時在伊利諾大學讀研究院。他專攻礦冶我專攻鐵路。他的研究室在樓上，我的研究室在樓下，兩人上下班吃飯都同時出入，得了不少切磋益處。回國後他就在淮南煤礦工作，抗戰後即失去聯絡。葉兄在美國卡納基大學與曾養甫、陳立失諸兄同攻礦冶，畢業回國後，皆用其

科學精神於政治及黨務多所建樹。現仍健在台北任國民大會代表，服務黨國，其精神與勇氣為同學所贊佩。

邵伯的龔恩霖在南京師範畢業後，即在揚州中學為教員，與周星北校長相終始，現仍健在台北。張佩瑚在大學專修數理，大學畢業後一直在教育界服務，抗戰前在西北大學為物理教授。

所有裏下河同班同學，有的畢業後，即在其本縣為小學教員或公務員。其中高郵的高超在東南大學畢業後，曾在揚州中學教國文，後來我到浙贛鐵路服務，我就薦他做杜鎮遠局長的秘書。抗戰軍興，他就隨着杜局長去粵漢、湘桂、滇緬服務。勝利前卒於雲南之祿豐。其餘同學畢業後皆無連絡。祇有一次我到泰州，曾訪問袁成。他是一個地主，住的房子像仙女鎮王家房子差不多，前廳、大廳、內廳、書房等。我訪他的時候是夏天，他赤膊赤腳坐在大廳裏竹桌上看書消暑。有「天下事，管他娘」的態度。誠以家有良田數頃，吃不穿不完倒也知足常樂不像一般有田者賣田去北京買官做，到頭來弄得官未做成，而田已賣盡的下場。但自抗戰以來即不知其情況如何了？

在學校日常功課中，以翟憲文、陳康慶兩人的作文最佳。每逢作文日，他們交卷最快，發下來，分數最高，他們最出風頭。我沒有作文的經驗，更沒有作過古文，每逢作文，苦不堪言，不知如何說法。閒來請教翟陳二位，他們一致的忠告是熟讀古文五十篇，自然會作文。我就選了五十篇古文，每晚自修將英算史地弄好後即讀古文，早晨起來第一件事即讀古文。如是者將近一年，前五十篇讀得滾瓜爛熟，但提起筆來仍不能做出像樣的古文。然後他們二位又說要「多讀、多看、多寫」。以後每日除熟讀五十篇外，又將資治通鑑每晨看幾頁並抄筆記。偶爾寫寫文章請他們二位改。總算到了年終，國文得了一個及格。其餘功課都在優等最優等之間。大考結果弄了十名

以外的及格，已算萬幸了。這是第一年成績，以後三年每年名列第一，不用繳學膳宿費，省了家裏一筆錢，減了我一層心思。

中學教員個個賣力

我們那時的教師們很多有名的先生。國文教員焦汝霖，胖子，聲如洪鐘，說話豪爽，學生坐着不敢動。大家呼他焦大肉，我就怕他。歷史教員江子雲，記性好，每講一故事，輒背誦資治通鑑，如小孩背誦三字經，而他的歷史故事特多，說起來，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他還接着講下去。那時上下課都由校役持鈴在課堂門口來往搖動。搖得多了，他才捲書下課。每次上一課都學會歷史上幾句名言，我還記得他說的：「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等等。這也是我每晚讀資治通鑑的原動力。同學同事都以江大聖人呼之。英文教員徐相如是前教員徐公美所薦。據說是他的弟弟。他捧着書念着，用中文講着。講的時候，兩手將書上下捧動，同時頭就跟着上下顫動，很吃力的樣子。據說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不久還有一位英文教員徐謨，教得很好。我沒有上過徐謨先生的課，他後來考取外交部的差事，一直做中國外交官，做到海牙萬國法庭的法官，這是我們中學教員中最高造詣。算學教員李方讓，據說是日本留學生。他講起書來兩眼望天。學生就叫他「朝天龍」（一種好金魚的名稱）。先教代數後教幾何，教得好，講得非常吃力。後來四年級來了一位陳懷書（容甫）先生教三角，十分精明，走路翩翩地，有十分信心似的。講幾何講三角都極其輕鬆而說明清楚毫不費力，據說他是上海南洋公學畢業的。我對他十分敬仰，自己以為做數理教員非像他這樣不可。地理教員是一位姓顧的叫顧光英。他用自編的講義，文字非常美麗，說江海國防，山川競

秀，都以生動筆法描寫。上課時斜頭沙啞喉嚨，有他引人入勝的一套。手工圖畫教員鮑星南，這人最有趣，教圖畫時，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一筆說一句「這樣一筆」，隨即往後退一步看一看，再畫一筆「這樣一筆」。幾次退步，幾次進步，走着走着一幅山水形成了。看得好頑而容易，自己畫起來就不成樣。手工也是他教，沒有學到什麼名堂來。音樂教員林小圃，混名叫林大拳頭，曾學武。教音樂時手彈風琴唱春遊如「春雨如霧又如烟，菜花黃更鮮……蝴蝶莫亂飛，與你送春歸！」唱得抑揚頓挫聽得十分入耳。到了全體合唱時，嘈雜滿堂，他就大聲疾呼大罵一頓，叫學生唱的聲音不許高過他的琴音，這才唱得有些意味。但他常缺課，所以學得有限。據說他貧甚，每每饑殍不繼仍然苦吟不輟云。體育教員有兩位都是江南請來的。一位是常州一帶的人名張時寅，教軍訓，先教立正稍息，柔軟操，然後教槍操，接着就是連教練、排教練，非常嚴格，就像兵大爺下操一樣。有一次正在一整排開正步向前進時我的鞋子掉了，我就單襪照舊向前走。他到停步之後，就十分嚴肅地說明剛才落鞋不顧是合乎軍訓要求的，誇獎了一番。大概那時民國成立。軍閥四方割據，尚在用兵之時，所以兵操十分認真。隔一天就是拳術，這位先生是蘇州人，我總以為打拳的非北方人不可。對這位吳儂軟語的先生有點不大相信。他先教八段錦，他打了一個整套示範，然後分段教導用一、二、三、四法教團體打拳。大家也打得不錯。後來越打越複雜，刀槍劍戟，他都教，又教盤槓子，跳高、跳遠、賽跑、打球等。我除學打拳外並學盤槓子，打網球及一〇〇碼賽跑，每天功課够忙的，祇有一早一晚打八段錦盤槓子。到開運動會時才臨時抱佛脚似地跑百碼賽。什麼都要學，恨不得每日不睡覺，可以多學些。每晚十時半熄燈睡覺不許點蠟燭，只好安心睡覺。第二天一早醒來即起，有時才

四點多鐘。這時點燭沒人管就先讀通鑑寫筆記，打起身鈴時，就去洗臉漱口，到自修室讀古文。早飯後跟着大家上課。就像沒有一刻閒。學校規矩，住堂生不許出門，祇有禮拜天可以請假出門。如果要回家鄉的必須預先說明什麼時候走，什麼時候回來，我每隔兩三個星期要回家一次看看母親。

回到家，母親就做好吃的菜給我吃，問長問短。并給我一雙她自己做的鞋子或者一件新做的長衫(大褂子)。臨走時總有一番難分難離的場面。頭一年在校碰到的國家大事就是武昌起義成功，學生們忙着剪辮子。外面的事我們在校的同學一概不知道。白天上課走讀的學生也不提揚州城內出了什麼事。

辛亥革命城內驚慌

多少年後纔知道那時候有一個假充革命黨的孫天生帶了幾名假革命軍由東關入城直到揚州運司衙門，開庫搶出金銀元寶若干就胡作非為起來。兩日後由鄉紳請徐寶山(徐老虎)帶兵入城鎮壓，擒殺孫天生，揚州方算平靜。當孫天生鬧事的兩天，知府知縣都逃得不知下落，全靠當地紳出面維持，結果請到徐老虎來揚主持。民國二年袁世凱派人贈送徐老虎古董盒一件，徐親自開盒，盒炸而徐被炸成肉餅。我們也是到事後纔知道的。住堂的學生年紀輕，學校主持人保護不遺餘力。他們那時每日在緊張中辦事，使我們得安心向學，至今思之，真感佩不已也。

這一年暑假在仙女鎮家中休息，看看閑書如儒林外史、西廂記之類。徐凍子介紹了兩位同年的朋友，叫夏玉樹及汪祖福。這兩位老兄並不在學校讀書而仰慕斯文，談話中總帶着詩句詞句的哼着。夏的名字就有點詩意，他是寧波商人的兒子，父親逝世不久，母親帶着三個兒子過活，他是老二，生得白白淨淨，衣冠瀟灑，一談就談到林黛玉薛寶釵，背着她們的詩在欣賞。汪君仙女

鎮人也沒有父親，母親幫人家做家事而生活，他也喜歡讀詩詞。兩位搖搖擺擺在街上踱方步，我正在看儒林外史我就想到當時童生及窮秀才的生活情況。我不知道後來他們以何為生，不過那時候有個母親在做苦工養活他們，他們就可以逍遙自在地生活着。我常常去看看舊時小學同學韓國華，他是中醫韓葆臣的兒子，他有個哥哥韓伯臣跟着父親學中醫。那時我看見他坐在父親對面看着父親代病人診脈，嘴裏講着病情，伯臣就記錄下來；又說些藥名及份量，伯臣又照樣寫下來。說完寫完就將寫成的交給病人，那就是藥方。早晨病人甚多，我就到書房裏同韓國華聊天。知道小學裏還是老樣，添了幾位沒家的學生。他自己說要到日本去留學。後來我在唐山讀書時回家再去探望，他已經去世了！我覺得仙女鎮就祇有他聰明有志氣，偏偏他不久於人世。其餘王家後輩沒有出門「闖世界」的。凌家倒有好幾位，凌樹勛(放羊)會到揚州中學教國文歷史，凌樹毅(善也)在仙女鎮小學做校長並教國文；凌樹藝做郵務員。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如欲退稿務請附寄掛號郵資以免平寄遺失。